

小說組首獎

檳榔樹下

莊家輝



作者簡介

一九九八年平安夜生，浙江寧波人。將滿二十歲，未有代表作。現為世新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在讀陸生。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最難關的是台語對話這一關，因為我對台語一竅不通，而台語對話在此篇中又是重要元素，故只能下笨工夫。先通過翻譯網站將國語譯成台語，之後向家住南部的同學與系上老師請教，幾經調整，使得整腳的台語先生能在小說中奔跑。

最後謝謝台灣，謝謝SQ先生，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給我的鼓勵。

他是今年的大一新生，老家在南部農村。那裡全年光照充足，他家屋後的兩棵檳榔樹長得又高又大。盛夏日光像從煉鋼爐裡滾出來的銀色熔漿，在羽狀的檳榔葉間一大滴一大滴地漏下來。

夏是忙季，大家以為貨車司機都有忙不完的熱情。他阿爸身為貨車司機，也時常因跑單而不在家。阿爸常開夜車，一直開到上午，結單後他把車靠在人家廠房路邊，就近草草吃點，然後阿爸便在餐館打包兩份炒飯或便當，帶回去給他和他弟。

阿爸卡車的紅鐵皮頂上有一塊塊癍痕，有的是鏽跡、有的則是鳥糞。在碎裂的光斑之下，除了簇新的保險槓以外，整臺車顯得頹廢至極。為了防止駕駛室經毒辣日頭曝曬後而難以進入，阿爸總把車停在那兩棵高過屋頂的檳榔樹下，然後匆匆上樓。

來到兒子共用的那間房，準備在漂浮著冷氣的地板上好好躺上幾個鐘頭，再去出工。地板在幾個月前換新，而他不知從哪黏上灰塵的腳丫，總在發亮的地板上留下腳印；從前地板雖舊（甚至有不少裂縫），可是軟化的三夾板睡起來倒是舒服的，不像新打蠟的地板硬得像是叫他睡在一堆骨頭上。但他從未在兒子面前抱怨，房子翻新是他的主意，他甚至享受這種不適，躺下沒多久，鼾聲也就混著汗臭在新木味的地板上蔓延開來。

弟在一旁解決完油膩膩的飯菜，把飯盒往垃圾桶一丟，下意識做了個俯臥撐，便立刻端起手機，繼續低頭打電動。他有些近視，卻沒有配眼鏡，那眼花繚亂的遊戲特效倒映在虹膜上，發出靡麗色彩。可他做為弟的長輩，卻默默紮好垃圾袋，以防濃重的油煙味跑出來，然後嫻熟地吹開一個新垃圾袋套上。這款自己精心挑選來的垃圾袋，散發出幽淡的薰衣草香氛，為裝潢一新的房間做點綴。

他走過去一把奪過弟弟手中緊握的手機，壓低音量說：「毋通閣再耍手機啊，緊共我去做功課！」他弟瞪著眼，嘴角埋伏著的髒字已衝出一半，伸手去搶回來。他只好丟還給弟，而弟沒時間計較，又戴起耳機，鑽進花花綠綠的世界裡去了。

現在房間內只剩下冷氣和鼾聲同時被吐出來的聲音。他一邊嘆氣，一邊輕手輕腳地坐回寫字檯，解開手機複雜的圖形鎖，社交軟體依舊沒有收到任何新訊息。估計高中同學全都在這段自由到空虛的時間，鑽到各自的桃花源去了。考試前那兩個約好要帶他出去玩的同學，也沒有再來邀約。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情誼都是暫時的，如今永遠地終結了。

起初當他帶領那兩個故友在題海泅游時，他很好奇，摩西是怎麼帶領他的信眾走出埃及的？紅海又是怎麼被劈開的？媽祖是否有這樣的神力，把佔福爾摩沙三分之二面積的山地、丘陵劈開，讓他簡單地就能從這頭

走到另一頭去呢？

他現在只能夠祈禱，因為他即將從一個考卷書寫者成為被命運改寫者。在南方冗長的夏日，等待志願被分發的消息，就好像在焦急地等待一張諾亞方舟的船票。

他又解開了圖形鎖，之前為了專心複習而設置的圖形鎖，如今變得非常礙事。他又打開了他與阿母的對話框，再次準備輸入那條相同的簡訊「阿母，妳去叨位了？我足煩惱妳，共我敲通電話好嘍？」

而這條訊息已在短短四天裡輸入了不下二十遍。

二

沒過兩個鐘頭，死寂的房間突然被響起的手機鈴聲吵醒，好像一隻被拍死在白牆上的蚊子又活了過來。

弟動作利索地把手機藏到枕頭底下，順勢一躺，閉眼假寐。阿爸睡眼惺忪，瞟了一眼手機上的來電顯示卻立馬振奮起來，從地板上起身，徑直離開了房間。他只聽見爸在關上房門之後接起了電話，說了聲「喂，是你啊。」便往樓下快步走去。

隔著門，阿爸的話音有些神祕兮兮的。

弟立刻在床上直起身子，抽出手機，靠牆繼續開打。他挖苦對弟說：「爸爸一離開，你就醒過來了？」

「愛你管，你合阿爸阿母同齊滾吶！」弟回嘴，也不正看他一眼。

「你有才調攞講一遍？」他雖然已經習慣弟這樣子說話，但因為這回提到了失蹤的媽，氣便不打一處來，所以訓了他一句。可弟依舊沒理睬他。

不一會兒，車發動聲從檳榔樹下傳到二樓房間。他站起身，欲從兩張麻布窗簾間的縫隙往下張望，卻被那層疊寬闊的檳榔樹葉擋住幾乎整片視野。

這時車聲越來越遠，他猜測阿爸已經離開了家。

簾子被他拉開，陽光「唰」的一聲刺入房間。「欲死啊！」也許是亮光有礙弟看清手機屏的緣故，一旁逍遙的弟突然開罵。

怒意一下子連本帶利湧上來，他衝過去一把扭過弟的耳朵，說：「你攞講！」硬是把弟從床上拖了下來。才上高中的弟已比他高出一個頭，且有著健壯的身體，現正用凸出來的眼睛俯視他。而他的眼睛凸得更厲害，像是在牙齒下即刻爆漿的紅鮭魚子，他衝著弟吼道：「你閣想欲安怎？」

弟用力把他的手甩開，左耳被攢得通紅。整個人砸到床上，床板快被砸得斷裂而發出響聲，用拳頭繼續敲打著。

他自顧自拿起一旁紮好的垃圾袋奔出家，一直到遠處垃圾回收站，把垃圾袋用力一甩才總算緩過一口氣。儘管外頭很熱，但他並不打算加快回家的速度，而是朝著家後門那兩棵檳榔樹晃晃悠悠地走去。

下午四點，黑塑料拖鞋踏進自己的影子裡，聽見

遠處野狗在無知地吠叫。他家屋後僅有幾塊田地和幾座山丘。當太陽下山，上了年紀的阿伯就會過來逡巡，但現在只有他在這條路上漫遊。馬路遠近綴著被烘乾的泥巴，像被貼了幾副狗皮膏藥。抬頭處，高低錯落的窗玻璃像一面面烏溜溜的鏡子，呈著棉絮般的碎雲、溶溶的金光和偶爾劃過的伯勞——年年、月月、日日都是同一副樣子。

他家翻新的二層樓卻在這個灰塵僕僕的村落裡很顯眼。從前老房子有諸多頑疾，家裡為了供他唸大學、他弟上高中，便無多少閒錢，可阿爸堅持要翻新。虧有那兩頂寬闊的檳榔樹冠遮一遮明晃奪目的琉璃瓦片，否則這樣子「假好野」著實令他羞愧難當。

他摸了摸口袋，發現把手機落在了房間，也不知阿母回消息了沒有。

儘管他的氣現已消了大半，準備從滾滾熱浪裡脫身了，可雙腳卻一步比一步沉，融化的影子似要把他的靈魂抽出而與身體發生角力。他感覺自己似乎正在倒退，離那兩棵檳榔樹越來越遠。

三

回到家，發現弟已騎車出去了。

還來不及咒罵他又敢無照駕駛，便先匆忙上樓去取手機，發現失蹤四日的阿母竟在半小時前傳來了一條訊

息——「我幫你籌學費去，我想你阿爸已經把代誌共你講了，免煩惱我。」

他讀後即回她：「阿母，妳佇咧叨位？？？什麼時陣轉來？？？」

屏幕暗下去。他開始思忖，阿爸的確只說她出外打工去了，可他知不知道阿母去了哪？若他知道，何必瞞著？可如果他不知道，又怎麼會對此事不放在心上，如此淡然呢？就算如此，阿母自己又為何不直說明白？

幾十秒後，手機自動鎖住，屏幕上的九宮格象徵著異世界的大門，而他起初設計了一把像「卍」的圖形鎖，因他的名字裡帶著「光」字，這也是阿母對他寄以的厚望。可如今他覺得這扇門、這把鎖，像把他關在密不透風的黑房間裡。他渴望光，於是他悠悠地望向窗外——

頹靡不振的光像被檳榔樹幹戳破的半熟鴨蛋黃，在樹葉、青果之間徐徐流動著。那叢已經成熟的檳榔果是鑲上金邊的翡翠礦群，擺出一副亟待被開採的樣子。

他聽說北部很少種檳榔樹，即使有，估計所結的檳榔也沒南部的好，攤子上賣的上乘檳榔應該產自南部。可他卻未曾親眼見過檳榔被一卡車一卡車的運上去，難道是南部人比北部人更愛吃檳榔的緣故嗎？在他們村子，家家戶戶屋後都聳著一株株檳榔樹，遠遠望去，白色樹皮猶如囚服。

阿爸並不是因為開車而喜歡上嚼檳榔，他和村裡多

數男人一樣，對於檳榔的喜愛是這片土地錄入他體內的基因。直到現在，等到自家的檳榔成熟了，就讓兄弟倆幫他通通摘下。

「高高的樹上結檳榔，誰先爬上，誰先嚐……」

在他們哥倆小的時候，阿母常把這首歌謠唱給他們聽。屋後這兩棵檳榔樹在阿爸阿母結婚買下房子前就存在了，長得一樣高，甚至每年結差不多數量的果實。而他們就像歌裡唱的那樣比賽爬樹。起先，總是他比弟爬得要快，可等到阿弟十歲，他第一次輸給了弟。也是從那年開始，弟的身高超過他，且差距一年比一年大。自此後，他便只差使弟爬樹摘檳榔，自己則用長竿子把果子打下來，可這採法導致他比弟浪費得多。阿爸就在一旁皺著眉頭說：「擱讀初中咧，哪會連挽檳榔攏袂曉？」阿母則把那些掉落在地上的果子一個個拾起來，用清水洗淨後和弟的那些放到一塊兒。

第二年，弟在學校跑步比賽上拿了第一，加入了校田徑隊，暑假就得花很長時間去學校訓練，回家後便再沒心思爬樹摘檳榔了……

如今又到了檳榔成熟的時節，雖然弟已不再去訓練，可他卻已管不動弟，更別說差使他摘檳榔。阿爸不知道其實這幾年的檳榔果都是他和阿母一起用長竿子摘下來的，可他並未向爸報告過這個。儘管只有爸能管弟，但他知道爸工作忙也無暇管。如今阿母不知去向，弟難道真的要變成一隻漫山遍野跑的野兔了嗎？這會兒

也不知道他騎車去了哪裡。

想到這裡，他不免深深嘆出一口氣。

弟都要上高中了，卻死樣不改。就像從前放學一到家就把作業丟給他做，聲稱要出門訓練，再跟阿母報備完後便匆匆跳上門口來載他的一輛黑色重機，「轟轟」的揚長而去。弟常常野到半夜三更才進家門，著床就睡。他每次聽到弟在夢中打噴嚏，便點燈，起身給他蓋毯子。湊近一聞，弟渾身煙酒味，牛仔褲的拉鏈也未拉上，任由襠門敞著。

他總覺得弟做什麼事都太不上心，連離開房間冷氣也忘關，由牠不知死活地工作，為一個空房間奉獻一鐘頭幾台幣的虛無。對於他而言，總覺得付給一台機器的工資太過高昂，有些不成比例，但又沒有辦法。在南部，因為冷氣幾乎全年無休、二十四小時運作，所以牠的壽命很短。這一台也是在翻新家時候換的，老的那台因為製冷效率低、效果差，他就打算把牠淘汰掉。他懇求阿爸卸下這台廢物，可沒等阿爸動手，牠就被弟拆下來扔到檳榔樹底下。至今還未被清理掉，估計牠早晚會被三十多度的酷熱魔手拆成廢鐵。

把冷氣關掉後，他打開窗，卻幾乎沒有一絲風吹進來，而草葉間無數蟲子的叫聲一時間盡皆湧來。

四

天色漸暗，弟還未歸。

晚風也遲遲不來。於是，房間持續升溫，愈發乾熱，他的嘴唇皺巴巴的，像偷吃了鹽巴導致細胞脫水。在蟲叫聲中，四、五隻果蠅在窗外不時徘徊著。

他感覺腋下正在滲汗，他這才想到要去開電扇，卻不知道電扇什麼時候壞了，折騰了一會，扇葉仍只能極其緩慢地轉動，像一隻故意慢下來的老式時鐘。

煩躁地坐回窗邊的寫字檯後，聽到樹葉搖晃發出的雜亂響聲，他驚喜地以為是風，卻仍沒有半點風吹入。此時光線被太陽漁夫一點一點收了回去，而他只是枯坐著，心想一天又要過去了，再過幾天就要分發志願，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得償所願，應該會的吧，但如果不會呢？又該怎麼辦？重考嗎？不不，不行。或者將就唸一所大學？可這樣子阿母也會無比失望吧。

他的思考變得極度乾渴。他感覺大腿內側也開始滲汗了，甚至那兒還有點發癢。

房間此時像極了熔爐，而垂在窗外枝頭上的果子仍被什麼東西一直晃動，滿滿當當，嫵媚地不停搖擺著，同時把紫紅色的夕陽撞了進來。

兩隻闖入房間的果蠅在他冒煙的頭頂盤旋。他拼命扭動脖子試圖驅散它們，卻揮之不去。又有兩隻在窗框上按兵不動。他試圖保持鎮靜，可越是這樣，他渾身

的汗便流得越多、越快。他的手游移到發熱的腰部，慢慢解開了勒得緊緊的褲繩，緩緩把手插進內褲，撫摸起來……

窗外的檳榔樹晃得越發厲害了，青果像在透明的馬背上顛簸。他的手愈來愈使勁，並閉起了雙眼，腳趾頭緊緊抓著光滑的地板……

心跳和呼吸變得緊湊，身體像一根轉緊的發條等待被釋放而禁不住發顫。除了他純然存在的自己之外，其他一切都化作空白……他努力打拚著，用他貧賤的手創造著無價的歡愉，他甚至覺得他即將成為世上最富有的人了。他的臉認真地散落在窒息的空氣中，他興奮地睜開了眼，撞見窗框上一隻果蠅騎在另一隻身上，卻安靜得沒有動作（而他的手仍在褲子裡激烈地來回抽動）這時窗外檳榔葉窸窣窸窣響得愈發劇烈——一小團黑影突然從樹葉間竄出來，縱身躍入窗框（交配的果蠅旋即飛離），撞入他起伏的胸膛。

他彈起來，椅子「砰」的倒地。

匆忙繫上褲帶，腦子裡一片空白。而被撞落在地的那一小貓「喵鳴喵鳴」地叫著。他努力把心緒定了定，在牠身旁緩緩蹲下（他仍能感覺腹部被那包硬鼓鼓的東西頂著，這讓他好難受）小貓見狀準備開溜，他一把抓住牠的頸部，把牠高高地拎在半空中，任憑牠不停扭動、撲爪。急忙從樓上把牠拎到家門口，安穩地放在地上。牠一著地便倉皇地躡入昏暗的田野裡去了。

他這才終於鬆了口氣，若有所失地把落在地上的一片檳榔樹葉和幾顆果子拾起，想必這一定是那隻野畜生幹的好事。仰頭看，窗戶旁的葉子已停止晃動，那叢果子在暗中靜靜垂著。料不到這隻小貓竟敢爬這麼高，可牠爬這麼高又是做什麼呢？難道為了偷吃檳榔嗎，還是嗅到了他身上荷爾蒙的氣味呢？

把樹葉丟掉，把果子放在石凳上，坐下來。這才意識到天光已被完全吸走，夜幕下到處是此起彼伏的蛙聲等蟲類的鳴叫，蚊蠅聚過來，在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

他仍感受不到絲毫微風。

當他低下頭發現褲襠已經癟下去時，又摸了摸同樣憋著的肚皮。他再次感覺心空空的，而這使他迫切地想讓其中一者快速充盈起來。四下無人，他臉上的紅暈還未完全褪去，於是他想繼續做完那事。可這又不像別的工作那樣容易繼續，他又得從零開始。然而最重要的東西卻被那隻野貓帶走以至於不知從何下手。

這時，他聽見機車從家門前拐進巷子裡的聲音，一束強光猛打在他臉上，他嚇了一跳，即捂眼睛，「靠北」已經出口。熄了火，弟從車上跨下來，撞見坐在石凳上的他，便問：「你佇這咧衝什？」他差點又要破口大罵，但一見到弟手裡提著的餐盒，態度就從最高音降了一個八度下來，反問：「欲死啊，攔遮爾晚才轉來！」弟漫不經心地把塑料袋勾到他手上，說：「管我遮爾濟創啥？」

弟拿了一顆擺在石凳上的檳榔，頭也不回地衝上樓去，只留下一句：「你記得到時陣共檳榔攏挽落來好了。」

他衝著門內的背影喊：「你食過暗頓啊沒？」

五

吃飯時候他又被熱出了一身汗。

飯畢，到浴室裡去沖涼，發現弟已把牛仔褲、T 恤、內褲全褪在地上，看樣子已洗完澡了。待他將其收拾進洗衣籃內，自己也褪下衣物——內褲上粘著一些不小心洩出的乾掉的精液。

他在溫水下格外安靜、仔細地清洗自己的下體……

洗完澡後回房，打開房門，冷氣立刻擁上來，覺得

整個人無比清爽。躺在床上看片的弟正發出「咯咯咯」的聲響。弟只穿了內褲，頭髮還有些濕漉漉的，肌肉像是紋理清晰的火山岩，好似往外散發著一層熱氣，被電扇吹著。

「電扇不是壞了嗎？」他用國語同弟說話。

「什麼？」弟這回關了手機，抬頭看著他，也用國語回應。

「臉怎麼這麼紅？跟剛幹完壞事一樣。」他盯著弟還未消下去的紅色臉頰，打趣道。

「幹！我剛吃完檳榔啊。我他媽在這裡幹誰去啊？」弟不爽地回答。

「怪不得這麼臭，也不知道你和爸為什麼都這麼愛吃這種東西？」他邊說邊走到「呼呼」轉動的風扇旁，繼續抱怨，「奇怪，我傍晚用的時候，它就是不轉啊。」

「傍晚人家都要燒飯，農村吶，電壓低不是很正常？大學生，有沒有點常識？」弟從床上下來，把頭湊近風扇，打算把頭髮吹乾。

「你才沒有常識吶，都什麼年代了啊，」他聞到被風送過來弟嘴裡的刺鼻氣味，立馬把弟推開，關掉風扇後補充道，「少爺，電費足貴餒。無是開著冷氣嗎？」

「沒差啊。」他躺回去，像一條被曬乾的大馬哈魚，沒了迴游的力氣。

他把毛巾丟給弟後轉身坐在寫字檯旁的椅子上，用「卍」字解開手機上的圖形鎖，阿母仍未讀簡訊。阿弟在背後不假思索地問說：「怎麼樣了？」

「什麼怎麼樣了？」他狐疑地問，心想阿弟怎麼知道他之前在給阿母發簡訊？

「哦，哈哈……沒什麼，只是想說，」他一手用毛巾擦濕髮，一手又去找手機，解釋道，「你的志願啊，分發了沒啊？」

「沒啊……你問這個幹嘛？」他起身坐到弟身邊。

「靠北哦，」弟有些失望又有些窘迫地說道，「就隨便問問，怎樣啦？」

他覺得弟分明有些生氣的意思，便不再往下說。回到自己的床鋪，握起電視的遙控器。

「我下午騎車去鎮上，看見……」為了重新引起他的注意，弟故作神祕地說道。

「看見什麼了？」他放下遙控器望向弟。

「也沒什麼啦。就是看到爸的貨車了，副駕駛座上還有一個女人。」弟想了想說道。

「然後呢，他們在幹嘛？」他問。

「我沒看仔細。」弟說。

「怎麼會沒看仔細？」

「欸，我要是不快點開溜，難不成還要被爸抓個現行啊？」

「你都沒有駕照，活該被抓啊。」

「靠北哦，那不然我用腳走啊，幹！」

「那你到底去鎮上幹嘛？」

「我啊……我問你哦，爸會不會趁阿母不在，到外面偷吃啊？」

「我看是你出去亂搞吧。可能就是爸的一個客戶啊。」

「怎麼可能！那女人我們都見過的。」

「誰啊？」

「就是那個游阿姨啊。」

六

阿母是幫人做文胸的，一台功能繁瑣的縫紉機就曾經被停放在樓下。

家裡翻新的時候，阿爸嫌它礙事，儘管阿母再三要求把它留下來，可阿爸還是決心把它賣了。不過它的確已經過時，如今，人人都上內衣店買去，誰還有閒心訂做呢？就連那個從前頻繁光顧的游阿姨也早已不再上門。游阿姨自小和阿母就走得很近，她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游阿姨沒有別的過人之處，只有那一對奶讓全村的女人都很是羨慕。

那時他才八歲，弟在床上午睡。他聽到阿母和游阿姨在樓下浴室裡浪笑不止的聲音，覺得好奇，便偷偷地趴在樓梯上看熱鬧。只見阿母頻繁出入浴室，把文胸一件一件往裡拿。綠蕾絲邊的，繡著紅杜鵑花的，金絲鏤空的，孔雀翎裝飾的、鋪滿魚鱗般的紅亮片的，紫滌綸深 V 型的、白絲絨淺 U 型的，塑料扣的、金屬環的……不過，他不知道，阿母最喜歡的是一件綠羽毛緋金絲綢的，游阿姨總是叫她把那一件拿出來，可是阿母總是不肯。

阿母一發現他在樓梯上偷瞧，就立馬把他往樓上領。臨上樓，他突然瞥見游阿姨推開浴室門，浴室的暖燈把游阿姨的豐腴裸身照得燦燦生輝，真有點「佛光普照」的意味，尤其是那對奶，像是西方油畫裡維納斯胸脯的那兩塊奶油蛋糕，是能把所有男人都迷住的。她朝阿母尖叫：「緊共伊弄上去啊！」便「砰」一聲關上了門。

阿母捂著他直勾勾的眼睛，笑著批評他：「怎麼這麼

毋捌代誌！」

哄他在床上，在酣眠的弟的身旁（那時房裡只有一張床，母親時常睡在他們兩個中間）入睡。可他閉了一會眼睛，腦海裡就浮現出游阿姨的乳房，於是又睜眼，發現阿母還在他身旁。阿母輕輕撫摸著他額頭上的幾縷髮絲，一手在他胸脯上輕輕拍打著，如哀悼的瑪利亞一般聖靈。這回他又安然地閉上眼。快要滑入睡境之時，樓下突然傳來短促尖利的一聲驚叫，一旁的弟被嚇醒，

「哇哇」地哭了起來。阿母立馬繞到床的另一側抱起弟，而他則興奮地從床上跳起來，跟在她身旁，一起下了樓。

只見阿爸手足無措地在浴室門前團團轉，門後的游阿姨則吊著嗓子，口如縫紉機上穿梭的針尖，謾罵不休。弟哭得更厲害了，而他則在一邊不敢出聲。阿母把弟交給他的時候弟仍止不住地哭。爸漲紅了臉，「歹勢」連連。阿母倚著門冷靜地說了好幾句，游阿姨才終於肯開門放她進去。只聽見游阿姨像是故意扯著嗓門說：「你翁婿硬欲闖入來。」門外的爸聞聲攥緊拳頭，叫道：「我只是想袂放尿，急上便所。」阿弟還在哭，他也被嚇得呆在原地，一動不動。

爸突然在一陣騷亂之中走到弟面前，指著弟的鼻樑，厲聲怒斥：「恬去！」雙眼外翻，可怖得像布袋戲裡張牙舞爪專飾惡霸的丑角。差點一巴掌就要下來，阿爸終究放下顫抖的手，摔門而去。而阿弟瞬間合攏了嘴，把眼淚鼻涕都收了回去。

他已經不太記得那日阿母安慰游阿姨安慰了多久？但記得最後游阿姨收了兩條漂亮的文胸，匆匆回去。記得阿爸蹲在檳榔樹下一個人抽煙，直到開飯他才進來，留下一地煙頭。

席間，阿母只為阿爸夾菜，別的什麼也沒說。

幾天過後，游阿姨又春風滿面地來了，阿母像以往那樣招呼她。阿母還特意向村裡的一位老闆借了台相機，為了拍照留念。她高興地試穿了一件又一件，阿母則換著角度為她拍照。事後，阿母把相機交給爸，叫他想辦法把照片洗出來。第二天下午，爸剛把貨車開回家就恰見正要離開的游阿姨，於是他從襯衫胸前的口袋裡把照片掏出來，說：「予。」她接過照片，對阿爸說：「多謝！」留下一個微笑就離開了。那時他正站在二樓窗前，依稀記得那天游阿姨穿著白色的低胸汗衫，內衣是品紅色的，像一枝用紙包裝起來的玫瑰花。阿爸笑盈盈地倚著檳榔樹幹抽完一根煙，就走進家門去吃飯。

席間，阿母依舊為爸夾菜，只索然地問了一句：「相片予啊哦。」

阿爸急忙回答：「予啊予啊。」說完聲音就突然在阿母難測的眼神裡熄了下去。

有段時間，游阿姨來得愈發勤了，並愈來愈喜歡向阿母打聽家裡的事，總是說：「阮可是好姊妹呢！」而阿爸總每次都正好把車開到家門口，在檳榔樹下與她分別。然後開飯。

席間，阿母仍時常為爸夾菜。

直到一年後的某天，阿爸終於受不了這樣子，便與阿母大吵了一架，她像一座休眠已久的火山一下子就整個爆發了，吵得比爸還要兇狠。阿爸受不了，又跑了出去。他和弟在桌旁默默陪阿母把飯吃完，阿母苦青色的臉頰上沒有絲毫要哭的跡象，只是勉強吞了幾口就擱下了筷子。

此後游阿姨不再來。

沒過幾年，阿母在飯桌上對爸說游阿姨被診斷出患了乳腺癌，聽說左隻乳要割掉大半。她說此話時眼中似閃過一道無聲的閃電。而阿爸像是早就知道的樣子，輕描淡寫地應了聲「哦」便繼續扒飯。

阿母不再為爸夾菜，低著頭默默地吃著。

七

家裡翻新時，吃飯的木桌子尚結實可用便被留下來。但阿爸說什麼都要把那台礙事的縫紉機賣掉。家門太小，於是照原先組成的步驟倒過來把它拆掉。女人總是愛在丈夫幹活的時候閒聊，可母親這回只是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台縫紉機被大卸八塊，而沒有吭聲。她曾如此熱愛剪布、縫紉，用粉筆在完整的布料上畫出她作為女人的一切想象，為兒子縫補校褲上的破洞，給丈夫製一件貼身的襯衫，以及為村裡的女人做一件件被她們嘖嘖

稱讚的文胸……但如今連孩子都已經長大了，大兒子就要考大學、小兒子嚷著要到台北去上體校。

阿母每次向他提及兩個兒子上學的事情，他準會說：「想這麼濟衝 啥？『時到時擔當，無米著煮番薯湯』。」而一門心思全放到翻新房子的事情上。翻新房子的錢是阿母攢了好幾年的大半積蓄，爸只拿出了一些，阿母覺得那只能是賺到手的一部分，便問他另外一些錢哪去了？他卻反駁說，開貨車哪賺得了這麼多。阿母懷疑他出去賭錢了，但阿爸說堅決沒有，為此他們又時常吵架。

等把房子翻新完，客廳的四面牆都貼上了帶有檳榔樹圖案的瓷磚，在燈光底下，一塊塊亮堂的方瓷格像果蠅的複眼，那一張飯桌和桌上四人在複眼之中，在一棵又一棵的檳榔樹下。

阿母在飯桌上向弟宣布，失禮，阿爸阿母無錢送你讀台北上體校。正在扒飯的弟抬頭盯著阿母的眼睛。阿母補充說，台北房租足貴，學費也貴，生活水準懸，擱再講……

阿弟打斷她說，你有無想過我該怎麼辦？阿母頓了一會，說，這裡的體校怎麼樣……但阿母還是希望你能好好讀冊。阿爸在一旁清了清喉嚨，像是準備發話。阿弟繼續隱忍著說，可我只會跑步。阿母以為爸要發話，可阿爸遲遲不開口，於是飯桌上的氣氛一度陷入低迷。

阿母只好開口說，阮也毋是無想過法度，可你們兩個

明年攏欲去讀冊，真正提袂出啊。阿弟質問，那你們為什麼摺欲裝修這間厝？阿母看向阿爸，阿爸攤下碗筷，準備起身。

阿弟繼續質問，講啊！阿爸指著他大聲說道，厝仔人管遐爾濟創啥！便離開了飯桌。阿母淡淡地對弟說，你總有一日會走袂振動。阿弟搖頭，心裡卻什麼都明白。而他一言不發，嘴巴裡還嚼著燙青菜，眼睛裝作無神地望著四周光滑明亮的牆壁上的瓷磚。瓷磚內沒有風，所以檳榔樹一動不動。

八

窗外的檳榔樹在夏夜靜默，黑暗中的檳榔如堆疊的綠貓眼窺伺著二樓房間裡的一切。他起身「刷」地把窗簾拉起來，轉頭時瞄到了垃圾桶旁被吐偏的檳榔殘渣，拾入垃圾桶。他躺回床上，望著弟。

「不是說游阿姨去台北了嗎？」他繼續問道。

「前不久，大概就在家裡裝修完不久回來的。」弟起身穿牛仔褲。

「你要出去？」他問。

弟不回答，把牛仔褲扒上去，他的田徑運動員屁股顯得飽滿如桃。

「都這麼晚了，還要去哪裡？」他問。

「反正不是去訓練……有沒有錢？機車快沒油了。」

弟套上 T 恤。

「你自己的錢呢？」他問。

弟自作主張拉開寫字檯抽屜，肆意翻找。

「那是我的寫字檯，隱私，懂不懂啊？」他又急忙從床上爬起來，走過去。

「幹，這是隱私哦？兩張床，一張寫字檯。」弟拉開另一格抽屜。

「你快住手啦！」他衝過去。

「幹！錢你到底放哪兒了？」弟轉過去面向他。

「你自己把錢花光了，還要向我要？」他說。

「你裝三小哦！媽每個月不是多給你錢嗎？」弟冷笑。

「媽從來不偏私！」他辯解。弟

繼續冷笑。

「跟我講明白，你到底去哪？」他問。

「你他媽到底給不給啊，幹！」弟已經失去了耐心。

（檳榔樹下傳來機車鳴笛聲。）

「你說，我給。」他把手交叉在胸前。

「我幹他媽！」弟轉身跑下樓。

他呆在原地，聽著弟摔門的聲音，與另一人的「幹罵」聲、笑聲，以及機車遠去的聲音。

那天晚上，他關燈蹣跚在床上，家裡除了他之外便空無一人，窗簾上倒映著檳榔葉和檳榔果搖晃的淺影，不知道是不是起風了。無法遏制，慾火從體內燒出來，他又想打槍。可他又克制著自己，被折磨了整整三個鐘

頭，直到後半夜，弟進門的聲音響起。

九

「你記得明日把檳榔果全挽落來。」阿爸丟下這句話便從地板上起身，又火急火燎地離開。跟著，弟後一腳出去。他又好奇地從窗戶往下看，視線仍被那檳榔葉擋住。他只知道弟又跟那個人，在樹下廝磨了半晌，才一起騎著機車離開。

這是阿母失蹤後的第七個下午。

自從那日阿母發來消息之後便再無新的消息，他甚至想過報警，可是阿母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失蹤，她只是不想透露自己的地址罷了。可她究竟又在忙些什麼？連回覆簡訊的時間都無，難道是故意躲著他？

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這些問題。

他的腦袋就像記憶卡一樣，不停地插入拔出，資料被一遍遍地打開讀取、關閉。可他無法將它們清空刪除，人腦有時候比電腦更加無能。唯一令人驚喜的是，被人類創造出的機器不會有怨言，就像冷氣從來不會和人類爭工資的事，也似乎很少發洩。

他慢慢開始理解弟為什麼從那以後就迷戀上了打電動。可他又覺得手機在被把玩、操縱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一絲快感呢？在手指與手掌不同力度的撫摸、揉捏之下，如果牠能代替自己發聲，想必早也呻吟了千千萬萬遍。

人們在生產牠們時，就希望徹底把屬於牠們自己的聲道閹割掉。而也因為他突然察覺到空調運作的呻吟聲越來越響，才發覺牠似乎出了什麼故障。

但他並沒有理會，總覺得牠會乖乖不叫的。

不像他的腦袋，顛來倒去都無法把繡壞的金屬條倒出來。不過只要到了明天，志願一分發，他就會徹底安下心來。

他脫光衣服，躺在床上又爽了一番。（過程中窗外檳榔葉搖晃不止，他時刻提防著，所以並不夠盡興。）

起身把一包餐巾紙丟進垃圾桶裡，關上了聲音越來越響的空調，推開窗，風一下子撞進來，夾雜著檳榔樹的清淡氣味，把他熱烘烘的下體吹得涼颼颼的。他定睛一看，發現樹上兩三棵檳榔已經熟爛，一群果蠅在那上面打轉。他把頭探出窗仰望，光依舊刺眼，把眼睛眯起，只見煙灰色的雲在他眯眼而成的山谷之中快速飄動。等房間裡的冷氣很快散盡，他又陷入了燥熱，但微風徐徐吹拂、電扇擺頭，他裸身「大」躺在涼席上，意識變得混沌不清起來。等他醒來，已是傍晚。把幾隻在房間裡繞來繞去的果蠅趕出後（窗外熱風越來越猛烈）關窗開冷氣，於是牠再度開始呻吟。

他覺得牠許是徹底壞了。

打開手機，他原以為阿母應當已經回了他訊息，可一切還是老樣子。他只好回過頭問弟什麼時候回來？幾個鐘頭以後，等天完全地黑了，他才收到弟的回覆。

「晚點。」

冷氣不低，可他沒來由的覺得冷，於是他縮在毯子裡。聽著發病的冷氣運作的響聲，還有樹葉被風拍打在窗戶上的響聲，覺得心裡空得發毛。半夜裡，又迷迷糊糊地聽見阿爸把車停在檳榔樹下，接著又聽到像是什麼擊打車頂鐵皮的聲音，猜測要麼又是那隻野貓、要麼就是被風吹落的檳榔掉落時發出的。四點多鐘，阿弟跌跌撞撞地走進屋子，倒在床上後便昏迷不醒。而他就是在這個時候徹底醒了。

他點燈，走到阿弟身旁，依然滿身煙酒氣味。他發紅的胸脯在敞開的短袖襯衫下勻靜起伏，脖子上似有一條發紫的勒痕。牛仔褲的門襟依然敞開，但這回連內褲也不見蹤影。他把毯子蓋在他身上便無可奈何地離開。

下樓打開屋子的後門，微青色的天光把遠處的田野、馬路、爸的貨車、石凳、門框，一切的一切染成發霉的錯覺。事實上，的確下了一點點雨，被貨車輪壓碎的檳榔果稀爛得一塌糊塗。他還發現被弟擅自騎走的機車不見了，證實了他的確是被人送回來的。

差不多等到六點，天光大亮，他準備趁天氣還算涼快的時間把檳榔摘下來。等他正要動手的時候，一個女人出現在他家門口。他不敢確認她，所以未打招呼。

「竟然攏遐爾大漢，攏認袂出我了，我是游阿姨呀！」
女人指著自己，率先開口。

「哦，游阿姨好。」他看著眼前這位面容清癯、然而

頭髮與妝容都很精緻的女人，有些難以置信（她的兩隻豐乳竟然都還在）地應道。

「按怎？欲挽檳榔啊？」游阿姨看見他手裡的長竿子便問。

「嗯。」他答。

「你阿母呢？」她裝作關心地問。

「她出去了。」他答。

「哦……」她刻意留出思考的時間，問「你阿爸呢？」

「毋知影，伊也許擱咧睷。」他漫不經心地回答。她迫不及待地從窗戶往客廳望了一眼——屋內嶄新的家具、茶几、電視機以及那些如白生魚片一般的瓷磚……只見她眼前一亮。

「阿姨，你揣阿爸有啥物代誌嗎？」輪到他問。

「啊？嘸代誌，嘸代誌，」她回過神來，又補了一長句，「我毋是來揣你爸的，毋過既然厝內只有你爸佇，著講我來過了。」

「哦，好。那阿姨再見。」他做出送客的樣子。

臨走前，她又往裡偷瞄了一眼。他看見她明麗的紅色濃唇吐出難捨難分的兩字：「再見。」

他覺得熱氣正從四面八方游曳過來，便立刻著手打檳榔。舉起長竿子，小心翼翼地晃動，讓它盡量都掉落到車頂上去，於是響起一陣「噉里啪啦」的聲音。不多久，那兩株檳榔樹便成了兩個寡婦。

他站在貨車嶄新的保險槓上，就想到不久前因為父親半夜開車太暈，下高速公路時不小心撞到了機車，自己人沒事，但對方卻傷得不輕，且保險槓那整個部位也被撞爛了，運載的貨物也掉出去一半。阿爸起先還瞞著阿母說貨車被租出去了，可阿母終究識破了爸的謊言。阿母也替爸還了不少錢，終於了了此事。但他們的學費就變得非常棘手了。阿母讓他瞞著弟，不要讓弟因為此事而怪罪爸。

回想起來，如果那晚阿爸在嘴裡嚼一顆檳榔，是不是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呢？

他從保險槓一直爬到車頂，把落在車頂上的檳榔一顆一顆撿進籃筐裡。在黏稠的空氣裡，沾著水珠的果子散發著清冽的氣味，果蠅不住地徘徊著。他跪在車頂上的褲管濕了，似乎還沾到了一些鳥糞。可當他剛撿起第十顆檳榔，就吃驚地發現：在檳榔之中，還有一個安全套，透明發光、正流出乳白色液體。

十

轉眼間，自從他告知阿母自己被台北那所心儀的大學錄取之後，已經過去大半年了。大一開學的時候，她把錢匯到他銀行卡裡作為學費，之後她每個月都定期把生活費匯進卡裡，但他的生活仍只能過得相當拮据。

台北的一切都不是他想像的那樣。

一入秋，台北陰沉的上空就開始下起沒完沒了的雨。此前他所有積極的企望也被那從邊緣滲透進來的苦水泡得腐爛，他更喜歡窩在宿舍裡，不知不覺學會了打電動，多數時候依舊睡覺發呆。繁重的課業壓力和聰明、優秀、相比之下家境優渥的台北同學，讓他越來越看清自己的位置與處境。他偶爾在台北的街頭遊走，在淡水的夕陽下徘徊。他時常路過夜市的暗巷，總想要和那些可憐的野貓處在一起，久了他也發現那些野貓竟都有自發送食物的主人。

他經常打電話、發簡訊給阿母，但她總是沒空回他。有時候在凌晨四、五點鐘，她才發來一條語音留言，說她一切都好並問他學業如何？他常跟阿母編造他的近況，但久而久之，便再沒有什麼話好說。有幾次，終於好不容易打通了她的電話，沒聊幾句，阿母就開始哽咽起來。他問阿母怎麼了，阿母說沒事沒事，只是因為想他們了。阿母本就是個話不多的人，當話題硬生生的被卡在那裡時，他就問阿母她到底在哪裡？阿母總是避開，說她有點累，要去休息；或說又有工作要忙了。幾次通話的時間都不太固定，但總是短得只有一兩分鐘。他不常與弟聯繫，只有幾次，弟打電話過來問他要錢。數額小的，他倒是立馬在第二天就轉帳過去；數額大的，他就問弟是不是犯什麼事了？這時候阿弟就連回一個「幹」都不願意。至於阿爸，他不知道，弟也從不會提起，只有阿母有時候與他聯絡的時候才可能被問

起，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覺得有些事情除了瞞著與拖著，便再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等到上半學年結束，聽說學費要上漲了，他不願意再讓母親操勞，便決定寒假留在台北打工來湊那差額。但其實那個所謂的家，他早已不打算回去了。

期末考試剛結束，室友們就都接二連三拖著行李箱回鄉了，只剩下他一個人。鎖起門，幹了幾天那種事。再下去就要把自己孵化成蠅，於是通過打電動認識的朋友找了一份在酒吧的接待工作。他第一次去上班，心驚膽戰的，連話都說不利索。他原本打算放棄，但遇到了一個很好的主顧，便被他提攜著。

那位主顧是一個六十好幾的老男人了，姓游（當時他聽到嚇了一跳）據游先生自己說，他時常出沒於這一帶，因為這一帶是風水寶地。他問為什麼說這一帶是風水寶地？游先生只是喝酒，笑了一笑，說之後就知道了。那一天游先生喝得很盡興，於是硬把他

拉出了酒吧，左繞右繞把他拐進一條小巷子裡。他只是一路攙扶著游先生，不時傳來發情的貓叫聲。路面上青褐色的積水倒映著昏暗的街燈，雨暫時停了，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子香氣，讓他一下子興奮起來。何況他又替游先生擋了兩三杯琴酒，如今酒意上來，他也有些輕飄飄的幻覺。

再轉過一個街口，兩棵矮小的檳榔樹出現在他的眼前，他隱隱約約能看到它的枝頭正吐著新芽，好像春天已經來了。游先生滿臉通紅，大聲說：「到啦，到啦。」

還沒等他抬頭看一眼，眼前那扇門就被打開了，一個渾身風塵的女子跑出來，謹慎地幫他一起把游先生扶進去，緊又輕輕地把門鎖上。

不一會，在一陣香甜得如入花陣的客廳裡站滿了一排只穿內衣的女子。他扶著發緊而又膨脹的額頭，盯著那繁複俏麗、五光十色的內衣，一件一件看過去，直到其中那件以絲綢作底、由綠羽毛包裹，並用金絲緋上去的內衣，他慢慢抬起頭來，撞見了那雙由笑意、嫵媚包裹著蒼老、絕望的眼，他急忙閃過臉去。

那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走過來，輕柔地挽起游先生走上了樓。而他也被另外一位噴著濃郁香水，年紀差不多二十五、六的女人拉起來尾隨游先生上樓。一路上，他的淚把眼睛濡濕了，像在出汗，整個人也隨之往下墜，「你看你，都激動得哭了呢。」她一邊笑著，一邊用冷而潤的指尖將他幾滴淚擦乾。那深如峽谷的乳溝此刻清晰的出現在他眼前，他立馬伸手摟住那如石鐘乳般奇幻的腰身，在酒精的刺激下親吻著她的臉頰。跌跌撞撞地進到游先生隔壁的那間房。

他一邊做著，一邊聽著隔壁房間猛烈的撞擊聲，還有她隱忍克制的呻吟。他把唇咬出血痕，用盡全身的惡意不斷進入眼前這個女人，意識被不斷抽離、不斷塞入他近乎瘋狂的體內。他渾身上下都發燙、通紅，那女人痛苦地要叫出聲來，可他立馬捂住她的嘴巴。在他的腦海中，突然閃過停在窗框上交配的果蠅的畫面，無聲而

又絕望。就在那一瞬間，他立刻從她的體內抽出來，坐在床沿，像個小孩子般失聲痛哭起來。

隔壁房間的撞擊聲仍在繼續，他知道那張「吱嘎」作響的彈簧床上有她生命的重量。游先生命令他身下的女人「叫啊！給我叫！」但那女人像任何時候一樣，把嘶吼克制成呻吟，把呻吟克制成靜默。

她被當做一台機器，游先生想要把這台機器做壞，要讓她發出壞掉的聲音。可她只想要為隔壁房間那個她深愛著的男人製造她身而為人不在場的證明，或者證明她只是一台能正常工作的機器，而不是一個壞掉的人。

那個年輕女人走到他身邊，撥動他被汗黏住的頭髮，然後她在他耳邊柔聲地說：「怎麼又哭了啦？噓……你聽，他們已經快到了啦！」她遞過來一顆綠得發亮的果子，而他在游先生愈加響亮的高潮聲中顫著手接過來，她不服氣地說，「來，嚼顆檳榔提提神。之後我們再繼續。」

小說組首獎〈檳榔樹下〉評語 蔡素芬

書寫南部農村的一個家庭，母親為了家計，北上求生，行蹤迷離；留在家裡的父子三人，在褥熱中過著沒有女主人的生活，兄代母職照顧弟弟。從母親行蹤成謎的這個時間點回溯父母情感，及可能的第三者關係對父母感情帶來的傷害，以及一個家庭裡，經濟弱勢引發的成員相處關係。最後母親為家計淪入青樓的情節頗為殘忍，是一種極端的處境設計，但小說書寫的各種生活細節仍有其勝場，比如南部農村生活空間的營造、褥熱與心情的交互關係、兄弟間鮮活的對話和互動、兄長對家庭成員的關懷、沉默的父親與游阿姨似有若無的隱暱關係、及至與母親的青樓一會，都有細膩的時空鋪排，兼及情感湧動。某些用詞和文字可再求精準。整體而言，生活感的呈現相當細緻。

—

|

|

—